报 摘 （19条）

1. 1963 年 8 月 27 日《安徽日报》第一版,发表刘炎同志题为《我省将新办九所农垦学校》的文章。

我省将新办九所农垦学校

为了培养新型的农民,今年我省决定新办九所农垦学校,连同去年合肥市和宿县专区办的两所农垦学校，共有十一所。

新办的九所农垦学校确定分别设在蚌埠、淮南、芜湖三个市和六安、安庆、徽州、阜阳、滁县、芜湖六个专区。这些农垦学校将执行场校合一、以场为主、半耕半读、以耕为主的办学方针,以招收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住中等城市的初、高中毕业生为主，并吸收一部分家住县城的初、高中毕业的学生入学。农垦学校将开设政治、农业专业和文化三门课程。学生以生产劳动为主，利用农闲季节和业余时间进行学习,经过三至五年的劳动锻炼和学习,毕业后,一部分学生将留在本校农场当农业工人,一部分人将根据需要和本人自愿,输送到国营农场和农村人民公社从事农业生产建设。

目前,各地正在调配干部、教师,选定校舍、购置生产和教学设备，以及进行招生等准备工作。有些地区和城市中学已经开始采用各种形式向应届毕业生及其家长说明农垦学校的性质和任务，鼓励毕业生积极报考。许多毕业生在了解农垦学校的性质和任务以后,有的已向学校申请,有的坚决要求入学,愿把自己的青春献给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事业，立志做个新型的农民。

2. 1964 年 5 月 7 日《蚌埠报》第一版,发表黄山农校题为《知识青年吕玲一心当农民》的文章。

知识青年吕玲一心当农民

高中毕业生吕玲，是一个有革命志气的女青年。她怀着一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火热的心,离开城市幸福的家庭,决心下乡当个新型农民。

听党的话　立志务农

吕玲，当农民的志愿，早在三年前就有了。那时(1961 年)她

从四川省重庆市第七中学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就考虑自己以后的路怎么走？当农民吗？开始她舍不得离开城市生活，尤其是舍不得离开美丽的山城——重庆。但是经过党多年培养教育的吕玲，她懂得今天的幸福日子是党和毛主席给我们带来的。她想：“许多革命烈士,为了我们今天的好日子,能抛头颅,洒热血,为了革命献出自己的生命。现在祖国需要我们广大的知识青年到农业第一线,我怎能向党讨价还价呢？不！不能。”从此,当一个新型农民的思想在她的心里扎下了根。

1963 年,吕玲随着爱人的工作调动,全家来到蚌埠。这时候，她看到报纸上常登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参加农业劳动的消息，心里很激动。她又想：“党教导我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革命的最前线去,现在农村就是最前线,我应该投身到农村去,做一个有政治觉悟、有文化、有科学知识的新型农民。”于是她就报考了市黄山农垦学校。

母亲支持　爱人鼓励

吕玲要离开城市家庭到农村当农民的理想，得到了母亲和爱人的支持。开始，她的母亲有点舍不得自己的独生女儿离开身边。但是,当听到女儿讲了农业的重要性,讲了农村今后实现机械化的远景后,就很支持她这样做,对她说：“你去吧！孩子我带,到那里要好好工作呀！”她的爱人何敏同志知道后,也说：“去吧,青年人应该走这条路。”并且一再勉励她“要听党的话,跟党走。”母亲的支持,爱人的鼓励,使她更加坚定了下乡务农的决心,毅然决然地走上农业第一线。

剪掉辫子　表示决心

市黄山农垦学校，是在示范繁殖农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一所场校合一,以场为主 半耕半读,以耕为主的学校。在吕玲报考黄山学校时,有人看到她身上穿着上海式的春秋装,下身穿的是华达呢毛料裤,拖到腿弯的两条长辫子还结了两个蝴蝶结,对她到农村去的决心有怀疑，她难受得哭了。她想起了革命老前辈陶承同志剪发结的故事,在一天晚上,她牙一咬就把留了七、八年的心爱的辫子剪去了,以表示自己当农民的决心。

吕玲剪了辫子后,有人对她说:"唉 你真舍得 其实你家生活富裕,为什么要离开孩子去当农民呢 ?吕玲回答说:"革命前辈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有多少母亲把自己的子女送走,我的孩子有母亲和丈夫照顾,又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参加农业生产不也是参加革命吗？如果我们都不下乡，我们的农业怎么能迅速发展呢？革命烈士为革命牺牲自己的生命都不惋惜，我剪去辫子又有什么可惜的 ?于是,她胸怀壮志,意志坚定地投身到农业第一线了。

接受考验　坚持锻炼

吕玲到农垦学校后，第一天参加了割稻子还不怎么觉得累，第二天就觉得腰酸腿痛。当天晚上她睡在床上想着明天怎么办？想着在这劳动第一关的考验面前应当怎么办？这时，她想起了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红军过着吃草根、树皮的生活，晚上哪来的床睡?! 想着想着就增加了自己的勇气，第三天又参加了割稻。这样经过连续地劳动,腰不酸了,腿也不痛了。相反的,劳动以后,看看自己和大家干的活，还感到特别的轻松和愉快。

接着就是参加修校舍的劳动。她担任捆草工作。第一天捆

时,捆不紧,不能用。草里还有刺,一不小心就刺手;一捆到旧草,零碎、潮湿、灰多,又遇到了困难。这时,她真想换个活干。但是,她又想:"我是来参加劳动的,有什么理由挑肥拣瘦呢?"还是下决心学捆草,才由不会到会,到完全能单独工作。现在,她说:"当我们住在亲自修建的房屋里,真感到说不出的舒服和幸福呀!"

决心学习农业技术

当农民,最重要的还是学习耕作技术。在秋种时,吕玲开始学犁地。第一次,她一扶着犁,牛就乱跑,吓得她甩了犁也跑,惹得在旁边犁地的工人都笑了。她急得脸都发红了,但是没有灰心。第二次她又请诸君奇同学教。当她扶着犁时,牛就不动了,任你怎样"喝",它也不动。用鞭子一打,它就跑,东一滑西一滑地犁着。好容易犁了一趟,回头一看,虽然弯弯曲曲像画的长蛇一样,可是她觉得有了进步,信心比第一次更大了。

以后她又不断向老农请教,终于慢慢地摸到了牛的脾气,耕牛也听她使唤了。

劳动数月　喜得丰收

经过几个月的劳动,原来身体虚弱的吕玲,现在变得红光满面了。回到市里时,有人说她胖了,有人说她变得更年轻了。她感到这只是参加劳动后收获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经过劳动锻炼,思想变了。她说:"以前我总想吃好些,穿时髦些;现在回家时,看到自己的毛料裤子,缎子棉衣,想到很多劳动人民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心里感到特别惭愧!"

她还说:"我剪去了两条心爱的辫子,但是我却得到了更多的东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红心铁骨志,黄山安新家。”她用这句话表示了献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心愿。正是这个心愿，鼓舞着吕玲在农业战线上迅速前进。

3. 1964 年 6 月 13 日《蚌埠报》第三版,发表下乡知识青年吕玲同志题为《场长给我们的启示》的文章。

场长给我们的启示

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知识青年下乡，不但可以得到劳动锻炼,并且能受到思想教育。事实确是这样。

有一天下雨后,我们农场的场长从牛棚里牵出一头大黄牛,扛了犁,带我们一群年青人到田里去,我们包田埂,场长套上牛去犁田。

包田埂的活,对我们知识青年来讲,不那么简单。有的把田埂包得弯弯曲曲,不合要求,干没多会又累了,不像老农民那样包得整齐,动作轻巧、利索。忽然,我们发觉田里有蚂蝗,下水不一会儿，腿上就爬上几条。有的女同学吓得又跳又叫。大家互相开玩笑地说:“嘿 这样的表演,在舞台上还看不到哩!”可是,我们回头看看场长,他却若无其事似地在犁田,有时发现有蚂蝗爬上腿,他只用手使劲拍几下就把蚂蝗拍掉了。我们感到很奇怪。有个同学还说:“蚂蝗不咬场长吧!”

休息的时候,我带着好奇心,到场长跟前。本来想问问他为什么不怕蚂蝗？忽然却看到他卷着裤脚的左脚有伤痕，犁田时一拐一拐的。这时，我才想起他是革命残废军人，是过去在革命战争

中,和敌人搏斗时负伤的。一股热流涌上我的心头,我怔住了。我想 场长过去真刀真枪地和敌人搏斗,为革命流血流汗,现在,他又转业到农业战线，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出力。我一定学习场长的革命精神,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做个红色的革命接班人。

不久,霹雷在天空炸开,眼看更大的暴风雨就要倾泻下来。我们在组长的催促下,回到家里,又过了好一会儿,场长才笑嘻嘻地扛着犁，跟着牛后面回来。这时，雨水顺着他那紫黑的脸膛直流，他的衣服可以拧得出水来！一股刚毅的神气从眉目间自然地透露出来。啊！他真是值得我们学习。

注：场长叫丁自强，转业军人，1969 年分配到第二中学工作，已故

4. 1964 年 8 月 20 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发表题为《黄山农垦学校积极培育新农民》的文章，并加了编者按。

黄山农垦学校积极培育新农民

安徽蚌埠市黄山农垦学校积极为郊区人民公社培养有文化科学知识的新型农民，受到各方面的欢迎和支持。

这所坐落在蚌埠市郊区的农垦学校，是在去年九月间创办起来的,招收的学生都是蚌埠市未升学的高、初中毕业生。他们经过一至四年的劳动锻炼和农业技术培训，将输送到郊区人民公社参加农业生产。

这所学校设在蚌埠市机关企业系统农场，和蚌埠市科委繁殖示范农场合并到一起。农场的技术员、工人带领学生劳动,指导学

习 农场的土地、农具、拖拉机、科学仪器等良好设备,为培养学生掌握劳动技能和农业科学技术知识提供了有利条件。

黄山农垦学校实行了半耕半读的办法，教学根据农村活动规律,农闲多学,农忙少学,大忙不学。全年除七个月的劳动时间以外，还要学习政治和农业技术课程。政治课以党的农村各项政策和时事政治学习为主。专业技术课，高中毕业生主要学习安徽农学院专业本科的函授教材；初中毕业生学习中等农业专科的课本。教学方法,采取了做什么就学什么的教学方法,使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做到学用一致。如进行小麦良种繁育时,就先讲授小麦栽培和管理的基本理论知识,然后在教师、工人的指导下,进行选种、土地整理、播种,以及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收割、打场等田间操作。在实际生产劳动中,边讲边做,边做边学。这样,学生既能掌握一套农活基本功，又可以学到一些农业科学技术知识。

一年来,黄山农垦学校在生产、学习、科学试验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去年秋季收获粮食一万二千斤，今年夏季收获小麦三万多斤,粮食自给有余。现在,学生们已初步学会了一些农业生产的技能,一般都能犁田、耙地、打场,少数人还掌握了撒种、嫁接、家畜家禽饲养、开拖拉机、开小钢磨和铁工活等技术。经过劳动锻炼,学生们的皮肤晒黑了,身体也结实强壮了。原来有些身体瘦弱的女学生,现有的学会了驾驶拖拉机,有的学会了犁、锄、割、撒播等生产技能。学生们每天劳动归来以后，兴高采烈地唱着革命歌曲,洋溢着一片劳动欢乐的景象。大家都自豪地说,来到农垦学校,晒黑了皮肤,红了心。他们表示要积极练好农活基本功,努力学习农业科学知识,争取早日取得农民资格,早日作一个光荣的劳动农民。

学校建立以后，还继续开展了原示范农场进行的科学试验项目,积极为周围农民服务。一年来,学校已先后把利用新法培育的山芋苗和各种蔬菜苗支援给附近的生产队，还为社队繁育了小麦

良种一万多斤。社员们也热心教学生学农活，学生和社员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学校也在群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社员们称赞说,这些学生爱劳动,懂技术,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力军。

黄山农垦学校建成后，还为蚌埠市全日制中学开辟了劳动锻炼的基地。全市许多中学的学生经常到农垦学校和农垦学校学生一起劳动、谈心和开座谈会。他们从农垦学校学生介绍参加劳动后的收获和心得中，受到了鼓舞和教育。许多中学学生纷纷写报告和决心书,表示如不升学,就到农垦学校参加劳动,决心将来到农村做一个新型农民。

蚌埠市委十分重视这所新型的学校，专门指定一位副市长领导学校的工作，并抽调团市委副书记做学校校长。

是学校,又是农场

编者按：黄山农垦学校是另一种形式的半耕半读学校。它是利用国营农场的土地、设备、人力举办的,任务是把城市知识青年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农业科学技术知识的新型农民。

利用国营农场的土地、设备、人力，或者由国营农场来举办半耕半读学校，有许多有利条件：农场的土地可以作为学校的劳动基地；农场的农业机械、科学仪器等设备,可以为教学服务。农场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可以解决学校的部分师资问题。

未升学的城市初中和高中毕业生，绝大多数都要参加农业生产。但是他们一般都缺乏农业知识和生产锻炼，有些人立即下乡当农民也有某些困难。举办农垦学校,让他们半耕半读,一方面提高政治、文化水平,学习农业科学技术知识,一方面经受劳动锻炼,树立劳动观点和养成劳动习惯,这样,他们将来到农村人民公社，就能作为一个新型农民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力量。

5. 1964 年 8 月 29 日《蚌埠报》发表冯雨同志题为《喜看新人在成长》的文章。

喜看新人在成长

来到半耕半读的黄山农垦学校，处处都是生气勃勃的景象。田野上，庄稼正在茁壮地成长，碧绿的山芋叶，火红的高粱，茂密的豆子，莆扇大的菸叶……这一切，都给人以丰收在望的喜悦。然而，最使人感到兴奋的，却不仅仅是这大自然的丰收景象。在这里，人们谈论最多的，还是青年学生们经过一年来的辛勤劳动，在感情上所起的巨大变化，思想上所得到的丰盛收获。

现在，我一不准备再讲知识青年吕玲剪掉辫子，决心务农的动人故事，也不打算再说女青年诸君奇苦学犁田的先进事迹。这里，只想把两天来所碰到的几个普通学生，向大家介绍一下。

园艺组长

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个二十二岁的小伙子。他中等身材，说话有点腼腆，见人就笑了。他的名字叫李树怀。这个 1962 年的蚌埠一中高中毕业生，去年农垦学校一成立，他就来了。将近一年的半耕半读生活，不仅使他丰富了知识，更重要的，是他进一步认识到了劳动的伟大，他深深地体会到，世界上，只有劳动人民的智慧才是无穷的。

那还是刚来的时候，他认为自己读了十二年书，有知识、有文化，把一切都看得十分简单。一天，他和农场的老工人一起到菜地扒菜行子。有人说 要把菜行子扒得直，也是个学问。他当时没有吭声，心想 在学校里，几何课我最拿手；“两点连一直线 ”不用米达

尺也能划得笔直,如今扒个菜行子还不是老牌子吗。哪知道,扒来扒去,却总是弯弯扭扭,再看看几个工人同志,他们虽然没有学过几何,然而锄头在手,好像地上打了线似的,一条条笔直的垅沟扒出来了,又整齐,又美观……这件事,使他受到了很大启发:书本上的知识,如果不和实践结合起来,就仍然是一堆废纸啊。打这以后,早晨,他常常不等学校打钟,就悄悄地爬起来了,有时,一个人拿着书本到地头琢磨,有时,就带着书本上弄不清的问题,到附近的生产队去找老农请教,不少社员,都成了他的校外"老师"。

现在,他是学校的园艺组长,又是图书室的义务管理员,他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勤勤恳恳,埋头苦干,用同学们的话说:"把一颗心都放在地里了。"今年五月,他光荣地参加了共青团。然而,当我们问起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却只是腼腼腆腆地说:"不照,不照,我还差得远呢。"

"放牛郎"

在学校会议室的墙上,有一张引人注目的照片。照片上,一个十几岁的小青年,手里拿着一把镰刀,身后背着一筐高过头顶的青草,笑呵呵地向人们走来。这个小青年的名字叫王蚌生。在全校的学生中间,他是年纪最小的一个,去年,他从六中初中毕业后来到这里时,才十六岁,个子又小,看起来,是个道道地地的孩子。那时候,他心里只有一个"玩"字,好说,好笑,好唱,就是干活还不入门。看到牛就跑得远远的,生怕会抵了他。……经过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个天真的孩子,已经很懂事了。现在,他已是人人喜欢的饲养员,每天,和其他几个同学一起,赶着十几条大牛到外边去放,只要牛肚子不鼓起来,他是决不往回赶的。有时,还利用空隙时间,帮助其他同学去割草……。

昨天,当我们正在谈论他的时候,他骑在牛背上来了。一路唱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着,口袋里还装着一本书,黑里透红的皮肤,忽灵灵的一对大眼睛,翘翘的嘴唇都露着几分调皮的神色,看到他,不由人会想起小兵张嘎的形象来。如今,同学们都喜欢这个年纪最小的弟弟,他呢,更和学校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有一次,他回家去拿衣裳,爸爸想试试他的务农决心,故意对他说:"二宝子(他的小名),现在铁路上要人了,你回来考列车员吧。"他干干脆脆地回答说:"我任哪都不去,我要在农村干它一辈子。"说罢,当天就跑回学校里来了。

共同的心情

其实,和学校建立了深厚感情的,并不是王蚌生一个,而是全体的同学和老师。这里,让我抄录一段一个女同学的日记来说明这个问题吧:

"昨天回市里来瞧病,夜里老是睡不稳,一会儿梦见了同学,一会儿梦见了老师,一会儿又梦见了学校里的老黄牛……,早晨起来,头还有点痛,妈叫我在家里再歇两天,不,我必须马上就回学校去,在家里,没病也要急出病来的啊……"

像这样动人的事情很多。今天早晨,我们还碰到了一件事 有个女同学,叫沈士兰,几天前到市团校学习去了。昨天是星期六,吃罢晚饭,她就急着要回学校来,却被团校的几个同学拉着到市里去看电影。她虽然勉强去了,但心却一直在想着学校。回家临睡觉时,她交待家里人说:"明天要老早喊我,我要回学校干活。"家里人为了让她多睡一会,早晨没有叫她,后来,当她被一阵'卖油果子'的声音惊醒时,就急忙爬将起来,饭也顾不上吃,就出了门。其实,当她跑了十几里路来到学校时,太阳才刚刚露头!

“见习生”

黄山农垦学校,不仅在这里学习的青年人爱上了它,对于广大的城市知识青年来说,也具有无限地吸引力。在这里,我们就碰到了一个自动跑来的‘见习生’,他叫姜锡山,是蚌埠一中高中二年级的学生。这个十七岁的小青年,老早就向往着这片土地了。七月份,学校放假的前夕,他向领导上打了个报告,要求暑假期间到黄山农校锻炼锻炼。领导上满足了他的要求,家庭支持了他的愿望,于是,他在放假的第二天,就扛着背包,来到了黄山脚下,投入了这座劳动的熔炉。现在他已经在这里劳动过一个多月了,每天,和学校的同学们一起上工,一起劳动,一起学习,一起在这块土地上洒下了汗水。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只回过一次家,妈妈见他皮肤晒黑了,怕累着他,说:‘别去了吧,在家休息几天。’他笑了笑,拿了两件换洗的衣服,当天又赶回了学校。如今,他这个有意义的暑假就要结束了,当人们问到他的体会时,他愉快地说:‘在这里,我不仅学会了一些生产技能,重要的是经受住了一次考验。明年,我如果考不取大学,哪里也不去,一定还回我们的学校来。’你听,他已经把这里当成‘我们的学校’了。这句话,听起来简单,细想想,这“我们”两个字,包含着多深的感情啊!

姜锡山同学的话,也说出了广大知识青年的共同心愿。今天,当我们访问结束,从黄山农校回来的路上,迎头又碰到了一批青年男女,他们扛着背包,说着、唱着、笑着,顺着宽阔的大道,欢天喜地的向这座劳动的熔炉走去。望着这些青年人的背影,我们感到十分兴奋,心里都在这样想着:

前进吧,年青人,愿你们在这广阔的天地里,像遍地丰收在望的庄稼一样,茁壮地成长起来。

6. 1964 年 8 月 27 日《蚌埠报》第二版,林宏庆、李晴川同志题为《新型学校育新人》的文章。

新型学校育新人

黄山农垦学校是一所新型的学校，在这里既学习文化知识，又参加劳动锻炼。通过劳动锻炼，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新的变化，学生、教师、校长都在新的道路上前进。

中学毕业生—— 新型劳动者

黄山农垦学校的学生们,大都是高、初中毕业生,他们正在争取做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能劳动、有技术的新型劳动者，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在自己身上结合起来，做一个手脑并用的新人。他们决心在中学毕业生和新型劳动者之间划上一个等号。这是一个革命的行动，将在社会上起移风易俗的巨大作用。

蚌埠一中高中毕业生诸君奇(女),是第一批来到这里的。由于她积极向农业工人学习,自觉进行锻炼和改造,现在不仅学会犁田、插秧和喂牛等基本农活,而且非常热爱劳动,逐步培养起劳动人民的感情。她现在是畜牧组组长，和另外几个同学饲养着十几头耕畜。她干活不怕脏、不怕累,常说:"今天种地离不掉牛,养牛的人就要爱牛。"有一天,一头黄牛突然滑进污水坑,坑里污泥污水齐腰深,小诸就连衣跳下坑去,用上全身力气把牛救上岸,还用清水一点一点把牛肚、牛腿洗刷干净。有个女社员说:"像这样的中学生,到俺队里当个社员也是好样的!"

像诸君奇这样热爱劳动的中学生，在这里并不是个别的。这里的许多同学都记住一句话："一颗红心为革命，热爱劳动做新

人。”女学生鲁静锄完地回校,一看铡草的人少,马上丢下锄把就争着摸铡刀 扬守义同学雨天没有活做,自己看过书,又不声不响地跑去刷厕所。这类事情我们乍听到还怪新鲜，可是在黄山农垦学校里,人家已经成为习惯了。

学生们热爱劳动,开始建立了劳动人民的感情,给周围贫下中农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记得在建校初期,有的社员说过“:别看他们(指农垦学校学生)干劲大,将来太阳一毒,这些洋学生就要晒跑了。”现在他们从学生身上找到了和自己的共同点,改变了原来的看法。当学生走过瓜田时,看瓜的社员一边摘瓜挽留学生,一边无私地向学生传授割草养牛的经验。今年过端午节时，有的社员办了饭菜,请学生到家共庆佳节。

黄山农垦学校学生同贫下中农之间的新型关系，在社会上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这种新关系是由于学生热爱农业劳动，并且初步培养起劳动人民感情而产生的。可是来到这里的中学生，并不是从来就具有这种劳动习惯和感情的。女学生吕玲有一段生动的回忆,很准确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吕玲在回忆中说“:我在来黄山以前,是一个生长在像重庆那样大城市的姑娘,念到高中毕业以后,便自以为了不起,看不起体力劳动,认为劳动人民衣服穿得不干净。那时我自己,两条长辫子光油油地拖到腿弯子下边,黑发上扎着白纱,连衣裙的颜色也要挑选鹅黄色或苹果绿的,越鲜嫩越称心。我很讲究皮鞋样式，呢料衣服也从不自己洗，都是送洗染店,裤缝经常保持着笔挺挺的。可是,党的伟大号召唤醒了我,黄山这座革命熔炉冶炼了我,使我去掉了旧思想、旧习惯,爱上了新农村、新农民,爱上了农业劳动,我真正感到我现在的吕玲和过去的吕玲,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了。”

争取做一个既能生产、又能教书的新型教师

半耕半读的黄山农垦学校是一座革命熔炉。它既练了学生，也炼着这里的教师。教师们在党的教育方针的指引下，正在自觉地进行锻炼，争取早日成为一个半耕半读的新型教育工作者。

这里仅介绍一位郑善早老师，他原来是蚌埠五中的植物学教师，去年秋天调到黄山农垦学校工作，在新的形势鼓舞下，积极进行自我锻炼和改造。由于经常的挥镰、摸鞭，他的手上开始张起了新茧，他高兴地去和同学们比手，看谁手上茧子厚，看谁手上茧子多。他的行动，给学生上了无声的劳动教育课。

今年午收开始，领导上要他带领一部分学生到河北分场收麦，他看许多同学斗志高昂，皮肤晒得黑油油的，又光亮又结实，更加暗暗下定锻炼的决心。收割的第一天，他就自己给自己分了一个宽趟子，割起来大家有说有笑，他也好像未觉着累，不过到了晚上，他发觉腰确实有点直不起来了，仰在麦草上休息，同学们体贴老师，劝慰他说："郑老师，今天你干得猛了，明天多歇一会吧！"这算什么？"郑老师笑着翻过身来，说："要想炼出劳动真本领，想一点不累是不行的。"

在铲地时，郑老师看到老社员，有的披着上衣，露出半个又光油又结实的粗大臂膀，心里十分羡慕。第二天，他也趁太阳正毒的时候扛锄下地，虽然背上晒得有些难受，他心里却是愉快的。过了一段时间，他的皮肤颜色确实变得更黑油油的了，学生在休息时赞扬他："郑老师已经赶上老农了。"他听了，很高兴，但十分谦逊地说："差得远呢，我还要坚持长期的锻炼。"

郑老师的自觉锻炼，是在党的热情关怀和不断鼓励下进行的。学校领导上经常告诉他"逐步磨炼，不要过急"。每次从河北分场劳动归来，党员校长孔昭良总是热情地相迎，祝贺他又取得新的收

获！

农垦学校的教师,不仅在教书、生产上有几手,在生活上,也正在向劳动人民靠近。今年夏天，供电局工人去给他们架电线，学校派郑善早老师带几名学生协助，干活时师生不分，一同抬杆子，协助理线,快要收工的时候,供电局工人同志有点意见,他们说:"你们同学今天干的确实不错，可是你们的老师为什么到现在不露面呢?"学生奇异地指着郑老师说:"我们的老师不正在你眼跟前吗?"

工人们带有几分佩服而又难为情地笑了，连连地说："郑老师好!郑老师好!"

既是领导者又是普通劳动者

校长,顾名思义,是一校之长。人们通常认为"当校长应该有个校长的架子",但是黄山农垦学校的校长孔昭良同志却没有"校长的架子",学生们说:"我们的校长,在我们中间,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在老农面前,又是一个很虚心的小学生。"

我们在黄山农垦学校采访的日子,亲眼看到他早晨,起在学生前边,带领大家下地干活,大约在七点多钟回来吃早饭。他总是穿着一双露水打湿的旧鞋,粘着一手泥巴,走在学生的后面。不久以前,泗州戏剧团副团长李宝琴等前去体验生活,便是在热得闷人的高粱棵里找到他的。

我们同他接触的时间很短，最了解他的还是学生。在一次男女生座谈会上，学生王遨之说，孔校长干活不光是和我们一个样，他还拣困难的干,哪里困难就到哪里去。今年 8月 8 日,正是立秋那天，白天我们一同在秦集灌溉渠放水抗旱，忙到晚上十点才收工,大家的干劲都很大。吃过晚饭,突然下起暴雨,他怕临时打的坝子吃不住劲,就独自摸了把锹,往东湖黄豆地走去,一个人悄悄地在坝子上填起土来。不料水来太急,新坝裂口,他也未顾得脱衣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